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序

甲子集序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經時猶在宋之儀真館仰而嘆曰我生之初是星沒焉金源氏滅而為本朝今四十有二年矣星復出焉而越在他國其能久於此乎遂束載警備於行橐中得弟彛庸軍史趙文享書狀官苟宗道等所錄雜藁數帙惕焉有感於中因自誦曰何茲生不辰之甚乎夫學所以為道非志於文而已也德業積於內行實加於人而文章以為華爾如景星慶雲日芒

月采瑞太平光天下黼黻一世者也今乃梗踣跋躄自南
而北自北而南蹂藉穢亂纏結氛祲鬚髮野變形體道散
無一日之晏功業不建道德日愧而徒區：於文字之末
混淆於血肉之極展轉於彗孛之變入于罟獲陷穽而莫
之出可為哀已豈天嗇于彼祗令就于此乎遂昇宗道令
整頌綴緝其詩傳春秋集傳外傳原古錄通鑑書法三國
條例等各自為一書其諸史文雜著則類別為編為詩賦
論說辨解書傳志箴銘贊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
著錄宏辭表奏使宋文移等類總為一集以其集於是年
故以其年數命之曰甲子集云夫甲者造物之始數之所

由生也故黃帝迎日推策而使太撓造焉以之統運會記
歲月書日時起消息正氣候定律曆故凡言年數者皆本
為絳縣老人之對晉大夫是已余之生也在甲戌元末癸
未之季數往者順至于甲申又至于甲午又至于甲辰又
至于甲寅今又至于甲子幾一周焉蠱之繇曰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其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先夫甲者三焉所以
原其始也後夫甲者亦三焉所以要其終也天之道如是
况於人乎余之事業先夫甲以為始者則具夫是矣其後
夫甲以為終者則將本夫是以為始焉知來者逆引而伸
之則自甲戌之元復至甲子互為終始殆無窮焉余得俛

為日以孳：而已矣故自是集之外隨年增入者皆繫之
甲子云且甲者甲拆也物生之始也子者滋也氣生之始
也余今處於絕地天窮而人厄為窮則變：則通將如天
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拆迴一氣於地中鼓萬物
於天下雖明夷子闇不失箕子之真撲滅彗孛指長庚之
光焰以光旭日庶幾終至于萬丈云六年夏五月陵川郝
經序

原古錄序

中統七年春王正月猶在宋之儀真館十五日己未原古
錄成叙曰昊天有至文聖人有天經所以昭示道奧發揮

神蘊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
載藉所著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
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
自任也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
即文也觀夫揭日月運寒暑翳雲霓斡星漢組布綦列煥
乎有文覆冒磨盪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泰華振
河海敷原隰固谿壑溼負岨岫穆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
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為而生聚教育國為而經理安
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宮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疎之有叙
爵祿上下之有分典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

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
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為道之
用而經因之以立也故文之大端本於太極而經之法制
成於聖人天之文本然而固有矣其推步歷象始於黃帝
而成於堯於是乎履端舉正敬授人時而天之經立矣地
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疏治始於后土而成於禹
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
兩間畀賦蘊畜尤所固有也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
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制禮成於仲尼之脩經
於是乎推本四象貫三為一盡兼天地之文元亨利貞乾有

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書詩春
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極之統
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是以仲尼氏沒大經與天地並
為至文疑為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雖駁雜于戰國火
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周隋唐而大儒傑士相
繼而出孟軻韓愈則浚源張本雄辨力抵廓清御侮接續
正傳荀況董仲舒劉向揚雄王通則著書立言尊王賤霸
脩仁明義表章儒學陳搏周敦頤邵雍程灝程頤張載朱
熹則根極致命盡性窮理比象衍數直造聖地孔安國毛
萇鄭玄何休王弼杜預范甯孔穎達則掇拾補綴緯章揆

燼反復訓詁申明經旨司馬遷班固荀悅陳壽于寶范曄
沈約李延壽宋初則罔羅遺文抽閱秘記藻飾言動完具
國典以為信史樂毅張良賈誼汲黯蕭望之丙吉魏相袁
安楊震李固陳蕃孔融諸葛亮羊祜王導劉琨謝安王猛
高允房玄齡魏徵褚遂良狄仁傑姚崇宋璟張九齡顏真
卿陸贄權德輿裴度李德裕王朴竇儼趙普王旦寇準呂
夷簡范仲淹韓琦文彥博富弼歐陽脩司馬光則挺特瑰
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閔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
為事業戰國之莊周屈原宋玉商鞅韓非李斯漢之鄒陽
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劉歆張衡崔瑗蔡邕魏之曹

植王粲陳琳阮籍嵇康晉之張華左思潘岳陸機孫綽袁
宏陶潛南北之謝靈運顏延之任昉鮑昭江淹謝朓溫子
昇徐陵庾信薛道衡唐之陳子昂張說蘇頲李白杜甫元
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袞李翱皇甫湜劉禹錫柳宗元白居易
易元稹牛僧孺皮日休杜牧陸龜蒙司空圖宋之楊億王
禹偁夏竦蘇蜀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呂惠卿李清臣黃
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金源之韓昉蔡珪党世傑趙渢王
庭筠趙秉文李純甫雷淵麻九疇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
藻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采瓊琢
章句搢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剗刻金石

撼搖天地陵轢河山剗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作為
文章皆有書有集有簡有策名家傳後於是大經之枝葉
蔽蔭六合其穉萌孫根宜絡八表源委波瀾放乎四海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緒闡焉而不墜道德仁義大中至正
之理曠焉而不昧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截然而不亂
禮樂刑政文物聲明之典粲然而不亡中國夷狄龐亂純
一之俗判然而不雜彼異端邪說干時妨政喪心惑志者
焉能行胃臆於其間哉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垂世名教
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異端之不
害衆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太經始邈

流求源以徵斯文之迹衆賢之書不可廢也嗚呼近世以
來夸毗者不務實學翫敲蕪穢纖艷浮侈朽然恣肆以古
為野徼幸者干祿詭獲祗務速售破碎綴緝無復統紀以
正為左穿鑿者窮竒索隱嗜新歆異臨深為高自以為得
以訓傳為膚淺偽妄者談天說命立聖遺世動關鬼神言
涉造化以文章為末枝誕幻者朋扇異教剝飾虛偽欺世
罔利詭譎深阻以吾道為土苴俾大經淪弃斯文委地此
原古之所以作也原古所以正今也於是斷自先秦以及
于今六經之本真子史之幾衡諸家之要刪衆賢之傑作
原於道德傳於義理合於典則可以為法於後世者則並

錄之其所作則各附于其人其人則各附於其代其叙則各以其代為先後其體制則各附于其類以其皆本于經故各附于經如原序論評辨說解問對難讀言語命十有四類皆義理之文易之餘也故為易部國書詔赦冊文哀冊謚冊告南郊吳制：策令教下記檄書疏表封事奏：議天上帝封禪牋啓狀奏記彈章露布牒二十有三類皆辭命之文書之餘也故為書部騷賦詩聯句樂府樂歌行吟誼篇引詞曲長句雜言律詩絕十有五類皆篇什之文詩之餘也故為詩部碑銘符命頌箴贊記紀傳志錄墓表墓銘墓碣墓誌項版墓版權厝志誌文墳銘殯志歸附志遷附志蓋石文墓塋記墳記葬誌誄述行狀哀辭雜

文雜著二十類皆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為春秋部凡四部七十有二類若干篇若干卷部為統論類為序論目為斷論凡立說之異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淺深致理之醇疵遣辭之工拙用字之當否制作之規模祖述之宗趣機杼之疏密關鍵之開闔音韻之疾徐氣格之高下章句之聲病麤鑿鉅細遠近鄙雅皆為論次本之大經以求其原遂古無上之面目太極造始之樞紐鴻荒冲漠之兆朕渾淪灑淑之津涯死生終始之橐籥陰陽鬼神之情狀穹象厚垠之端倪倫類事物之條貫命性心跡之位置政典維綱之軌度治亂安危之運世山嶽丘陵根祇之所繫江

河湖海淵源之所托雷霆風雨變化之所起蟲魚草木生
植之所因雲煙花鳥月露態度之所極金璧珠貝錦綺光
彩之所發琴瑟鐘鼓磬管音節之所契天球河圖大玉琬
琰之秘藏布帛菽粟果菜水火之日用衆人之所未覩天
下之所共見搜抉振暴羅列而進盡在目前非特以正今
亦所以正昔庶幾先賢之用心不為後世所誣仲尼之道
家至日見牛童馬走皆與斯文邪說無自而入大經業萬
世名教垂百王彼偽妄誕幻之徒不復敢以區區藝能視
之而忽蔑也或曰昔王通續經論者以為僭而自聖子是
之作得無似之乎曰夫經不刊之典也易本三皇書本五

帝詩本三王春秋本五伯故皇帝王伯為易之體虞夏商
周為書之體文武周召為詩之體齊楚秦晉為春秋之體
前乎犧炎則不足徵後乎桓文則不足法數千百年離為
四經混然天成不可加損不相參涉而無間斷後世雖復
有仲尼亦不能復為也況王通乎當偏駁之極壞亂之餘
而以私意效聖人贊易道續詩書修元經直以繼夫經自
以為仲尼復出是以謂之僭也今之所錄推廣聖經之餘
裔以為斯文之命脉爾古今文章皆經之自出萬言千論
不能有以外而莫能及焉為之群分類聚論定區別以稽
其變益見經之大聖人之不敢覬覦則尊經也夫豈僭乎

哉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入宋國、信使翰林侍讀
學士郝經序

太極演總叙

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幾總萃之
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迹為其始也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
也皆自夫顯而反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
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
妙萬物而為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
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為道
所以為易所以為神天地萬物至今而不窮至今而冥、

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為顯為密
為幽為深為幾為微窮原築底而無上反而為顯於是為
太極推其顯者而為圖為畫為卦為爻為象為數為辭為
說亦窮原築底而無上復反而為隱而止于太極故易之
為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幾也總萃之體也變
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蘊奧皆具于太極而
伏羲發之伏羲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
太極推出而孔子獨為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
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得而易道可求矣攝綱者必提
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來

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犧文莫不忽恍茫漠
以為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為至煩至難夫易成于
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羲演河圖文王演伏羲周
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
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徂源由末及本
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
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犧文之前包舉萬世之業
其扶示道本挈舉易紐轉幹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
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即此以為學也知
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

辭其次說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
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
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為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彖
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微諸太極之後而演
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
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
二十三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
易道蘊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為一
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易有太極所以
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義

人與皇極等凡二十四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為四為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為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為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為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註疏釋等類以為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為易之用極盡而無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為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年月日陵川郝經書于儀真新館

周易外傳序

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

之故死生之說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間者莫不充周表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入法之原而不可加損焉蓋數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也後之人德未至於聖欲以一己之見求夫數大聖人之意雖弊精極神不免於猜揣料量之私不能造夫真是或有見焉而不能純備斷然自作則違戾遠甚是以紛藉藉至于今而不已也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羲氏按圖畫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之統歷數千百年至于黃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受命作周重伏羲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為易聖子周公

心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復六百有餘年而孔子出為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絕以求三聖之意於是退而脩經推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羲終于五霸列為四經而為易作傳尊之為經以冠夫書詩春秋使天下萬世共用一道舉畫前之固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器壞無窮之形器而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羲氏述道又王述伏羲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孔子而僅為成書猶以為書不盡言不盡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當一世

而為之必數聖人數十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作曲為之述而猶以為未既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一己之私述數千載之德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輒自作為不亦難矣哉且自孔子沒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于秦雖幸而以下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祇以下筮視之而其道不明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本其所自謂孔子授之高瞿子木而授受及何為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而末益分矣揚雄之學最為深到準易作玄而不述易道東觀學者雖盛而祇為傳註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

夫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間王弼以二漢之學為之註唐世以為至當而孔穎達為之疏學者至今宗之殆亦專門之學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可復聞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惡其私而專：而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為己任於是華山陳搏肇開宗統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義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註為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二百有餘年矣學者復各擅其師傳立論馳說求新角奇

誕夸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言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往：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沒而不明其誦王弼茂正義厚誣妄訾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於專門之弊矣反復壞爛遂至此極世代如是之遠聖人不作如是之久嘉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也又豈一人之專見臆戾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見矣竊嘗以為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去畦町沒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順考其往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間學數十百人之

能事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聖十而後世千之邈流求原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聖人者纂為一書而未能也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人館于儀真留而不遣五六年間頗得肆意經傳及被劫殺出居別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以來迄于今凡訓詁論說諸所註釋覈其至精去其重複義理象數兼采並載巨細不遺不徵其人唯是：與各以世代第其先後凡諸經傳子史百氏易之自出而不謬聖人必當闡涉引用者亦

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承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偽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人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為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

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
營為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乃作
表記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於
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
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判定歸于翔實以昭
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
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
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
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
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

各依世次編入其流入老佛異端曲說非聖人意者則盡
刊黜夫漢魏傳註之學則至于魏王氏唐宋論議之學則
至于宋程氏故備錄二氏以為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
則彌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歷代之得失以為易之事
業窮原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為一經之綱領疑而
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又旁搜
遠蹈創圖立說為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
共為一百卷易之成俶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世或單稱易
及大易等以為題而不言周有未當言者故仍稱周易孔
子為經作傳既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為傳註則皆傳外之

傳也故曰為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
敢自為成書後來繼今或別有所得當復增入云九年春
正月立春日陵川郝經序

續後漢書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
烈以宗子繼漢即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
于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史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
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
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
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

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
皆是也然皆矇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
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
嗚呼安得接於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具位陵
川郝經序

玉衡真觀序

人並天地為三極其為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
必周知然後為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
占候以為大法著之詩書六藝謂夫人而所當知也故自

天子至于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其法家至日見猶夫
土田疆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於是一世之人莫不知天
祇畏奉事恐懼脩省通三極爲一敬貫萬變爲一誠天命
不違人心人事合於天道天與人一純而無間所以爲二
帝三王之世也及周之衰如螾螻巷伯大東定之方中漸
漸之石等作皆細民宦寺役徒之辭亦能言天以爲風其
列國名卿賢大夫於變異之際道其所以然幅君而迪畏
乎天如裨竈梓慎萇弘晏嬰往往有之仲尼之門顏閔而
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
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爲常事置而弗論文

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至戰國縱橫異端並起
道僂術雜莫不以人勝天天人始二視天夢夢於已無與
放辟邪侈無所顧忌恠異疊出不知警懼益殺人以逞卒
皆大亂亡滅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常唐昧尹臯其
公石申呂不韋各專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
之通學爲陰陽數術之流矣然賴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
者得以尋繹於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洛下閔
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續張衡鄭玄劉洪譙周皆著書
推衍而翼奉李尋谷永蘇竟卽顛衰楷蔡邕於昏君亂朝
橫身論列厭士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奪氣流汗謂之天

諫大有功於漢室於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代之風
焉至南北七代其太史多能占測以言休咎儒者則猶有
崔浩高允漢氏之遺烈也隋唐以來學者以為異端設道
而耻言之其星翁曆史列于有司備員而已復設私習天
文之禁使天子至于庶民皆戴天而不知所以為天至有
謂天變不足畏者於是三代二漢之學絕矣經自知讀書
即嗜天官學常欲纂古遺法以合天人求其所以然畏法
律禁忌而不敢為

今上即位之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
人館留儀真積年不遣曠寂無聊乃改脩陳承祚三國志

至為八錄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漢魏晉隋唐諸天官
書志及所齋宋金源氏與本朝燕都臺司秘書為曆象錄
其述歷代星曆傳之以理既成書狀官苟宗道為之音註
請別為一書乃更論次復加損益：之以圖象細行曆變
異事應等類凡十二卷名曰玉衡真觀天地之道真觀者
在璿璣玉衡所以觀之也拘幽之中仰視片天十餘年間
凡天地日星之變徵之於書若合符節嗚呼安得弛絕天
之禁以是進讀於人君傳之學者使天下後世復盡知畏
天哉中統十四年癸酉六月十五日丙申具位陵川郝經
序

變異事應序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星變議而不辨故不言其事應至左氏作傳始具載占候之辭與其事應於是史記漢書歷代諸志皆宗其法事與變符而象占有徵矣夫人之善惡兆乎思慮必動乎四體而其憂喜必徵于聲色見於氣貌蘊于內則必發于外而不能揜况事變之大者乎將有大故陰幾沉潛而鬼神已知其氣焰朕兆必見於天不能恐懼脩省以圖消弭則事必敗而無及矣嚴哉懍乎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君子所以懲忿窒慾慎獨而戒于屋漏絕惡于未萌弭變於幾先也邵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

心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思慮之先藏密之地閑邪存誠可不務乎故脩省於無變之時者上也遭變而脩省者次也事變尋至而不悟者刑戮之民也紀變異徵事應布列簡牘以詔以告其扶助道教至班固漢志曰古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曆者正行也古者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順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屍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

為紀皆非正行也劉向亦言日月食及五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是始不然夫有人事即有天變雖聖王在位極治之世不免於疾病憂戚死喪誅罰更革廢置予奪征討而天地日星亦不無崩震鳴裂薄食移徙飛流逆順伏見犯守筭治世鮮而小亂世多而大耳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亦有征伐戰鬪流放誅殛拘幽誣誚叛逆崩殂之事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桑穀共生大風拔木等亦書于策豈天地無變二星不逆行乎且仰觀俯察推測占稽皆聖賢之能事其書之必備第以秦人焚滅典籍二帝三王之簡策暨西周之

行事皆沒而不得聞故其變與事不可徵也賴孔子作春秋左氏為春秋作內外傳東都以來終見一二變應可得而述固向據之遂謂周衰日月始食五星始逆行其石所紀非正豈通識哉今據春秋左氏傳國語託始於周幽王據史記二漢書三國志晉書終於晉恭帝宋高祖之篡上紀其變下列其事各別為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君臣父子之間中國夷狄之際兵戎之起誅殺之行崩薨之象篡弒之端僭叛之由割裂之勢專擅之故亂亡之本自王而霸自霸而雜自雜而夷北變於上應之於下者亦已備極姑為占候之案其占法已各具經星緯曜諸星氣本官

下故皆略而不書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

序

送常山劉道濟序

歲癸卯秋八月道濟兄南歸經為之言曰道之不行也非謂佛老小人之相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為禍耳蟲生於木而蠹其木則木萎而蟲死焉有挫其本而能振其末者哉已為之已得之已不為之已何得哉苟君子能審其道而篤行之佛老小人雖盛也殆將何所至乎苟不能也不反倡之而為禍以俟天之定猶可也可倡之而為禍

拂天理而絕吾道乎則彼將肆行而莫敢誰何也昔也自
宓犧至于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而人自道矣自湯至于
文王入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公至于孔子
道傳而書書傳而人而人猶道矣孔氏而下人失其道至
孟軻氏猶能道其道天其天人其人書其書使人不入于
楊墨而為非類矣後雖佛老更興異端並作揚王韓歐之
徒衡而爭之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使人知有此道矣今
之君子非不能爭之又特倡之倡佛老而為禍虛無殺滅
乃曰此可以致精微而保吾生也鼓小人而回天秉蠱賊
生靈為鬼而為蜮乃曰此可以致富貴而充吾欲也侮聖

人非聖言繪句雕章謠東風而詠揚柳乃曰此可以大吾
聲名而廣吾業也故其身愈張而心愈亡欲日彌而道日
微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於戲吾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
也夫如是將壞天地而絕人類歟欲壞天地而絕人類
則吾徒何生也天既使吾徒生則道之將行也歟

唐宋近體詩選序

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萬言之文不足以盡其理詩四句
何以畢之所謂至簡而至粹者也故必平帖精當切至清
新理不晦而語不滯庶幾其至矣五言難於七言四句難
於八句何者言愈簡而義愈精也譬如觀山諸山掩映中

有奇峯一二則諸山皆美矣若一二奇峯平地而立便有
峭拔秀潤氣非樓石劔門少華則不能此絕句全篇詩人
所尤重也今集唐宋諸賢絕句全篇之可為矜式者與夫
傑辭麗句之可以警動精神者條例而次第之為訂愚發
蒙之具雖末學亦窮理之一事也學者其無忽歲甲辰八
月二十五日陵川郝經題

再送常山劉道濟序

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治不興天地一元
之氣湮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必有以也
世無昌揭之士故亦無明盛之功而庸鄙樸樵乘漏抵鐸

私小惠立小道銜規規之文信淺淺之議擅子子之學以
愚吾民以誤天下以基禍亂而自謂經綸大手古莫我若
舉世而不能辨此行而不能改此故之以也是以如是其
危且亂久且遠而莫之或止矣噫其猶是而遂陷吾民為
禽犢乎抑亦將遂崩陵而浸以勦絕乎其亦鬱之久悖之
極亂之至將大有以昭晰也否之上九曰先否後喜剝之
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蓋為否極而必泰亂極而必
治也今而危亂既極矣天亦將興明盛之功也欲興明盛
之功則所謂庸鄙樸樵者必大殄也而儲靈孕秀必芬芬
郁郁巍巍昂昂而降昌揭之士之士也必學崇高廣大有

用之學必恢宏遠博達有為之器必施聰明睿知神武不
殺之材而使敵者振鬪者明廢者興除百世之害富百世
之用享百世之譽任百世之責奮乎百世之上俾百世之
下必仰之如日星重之如山嶽矣豈堂堂天地幹制萬化
欲興明盛之功而寂寥索莫乃無此人哉必有之矣其興
於此時也余亦必得而見之矣由是則余輩之所以誦書
學道脩身立志者乃有所試也天期不愆屬運而會則結
余髮歛余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無空老矣天而不欲
已亂也則之人也之功也與余輩之所學及余輩之所期
者庸可異乎其斃而已也必矣若道濟者其誼高學之正

器之遠以大又非余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揭之士也其興
明盛之功也必矣於其行序而勉之十有一月五日也

送太原史子桓序

霜風呼沙陰霾旣天拉苴而號枯昏矐矐驚虺虺道磴裂
膚而羸卒墮指者相望也宜乎堦戶孳處以允天地之閉
塞贊玄冥之化育史夫子胡為來哉其有駟傳之急而郵
檄之遽歟則宜有貂貉之重狐纒之温而夫子累乎其單
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衝風冒寒而出也歟則宜
夫腰金而憂轡鳴弦而挾矢而夫子冰髯局脊扶蹇而癯
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閭闔而振長策乎其欲搖吻於諸侯

之上奔歷於權勢之路締從連衡合闔而弭兵乎其爲龍
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僥倖而以驕
妻妾恣嗜欲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趣
外寒暑而必爲者也夫子寧有於是乎夫子之操之志
以父之故而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
箝口槁腸而不恤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
汲遑遑斃而後已庶乎其一遇也嗚呼篤孝哉史夫子乎
犯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冰之志也唯天福善應誠其亦
必有遇也已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或以
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趣之異也如此則夫觀路人者

不宜一以路人觀之也丁未冬太原史子桓索父不獲過
保下適燕都書此以贈

送漢上趙先生序

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漢淮亡壘俘北首
侷異俗而荏異聲茹腥衣毳而不獲安土敦化振書閭闔
矢謨廊廟致君乎三五赫耀文明之光賁冒草木樹正大
之業宏微行之號則此行也窮先生者也雖然窮乎此而
達乎彼果窮也耶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
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
一國以達天下歟昔之所觀者江漢荆衡而已今也仰嵩

高瞻太華涉大河之驚流視中原之雄浸太行恒碣脊橫
天下昔之所遊者荆吳閩越而已今也歷汴洛睨關陝越
晉衛觀華夏之故墟覩山川之形勢見唐虞三代建邦立
極之制齊魯聖人禮義之風接恒岱之曠直激燕趙之雄
勁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脉於異俗衍正學
于異域指吾民心術之迂開吾民耳目之蔽削蕪漫斷邪
枉破昏塞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煥如日星沛如河海魏
如秦華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
達也士居中守正執德不回明通人物密格鬼神而大參
天地恒達而不窮素患難達於患難素夷狄達於夷狄時

有時而窮事有時而窮理則達矣噫仲尼窮于行而達于
聖孟軻窮于行而達于賢史遷窮于行而達于史社
甫窮于行而達于詩韓愈窮于行而達于文果窮也邪此
行也人視先生以為大窮經則以為大達先生可縱軌揚
轡沛胷中之浩浩驚通達之坦坦勁行而無慮矣鄙辭滋
蔓不足以為贐姑以為統朝之鞭

送鄉先生宋君還燕序

觀君子之所養不于常于其變變于外而不變于內者養
焉者也變于外而內亦變焉者無所養者也天命我以德
執之不回守之不易養之無害而已矣我何加損焉又何

榮落得喪之足變於其間哉故君子無變非無變也變在物而不在我也大浸稽天而我不溺燬火灰山而我不熱疾雷破柱而我不動彼則變矣奚事於我哉此君子之所以有所養而無所變也觀所養則觀所變而已矣小有所得侈焉爾小有所失感焉爾區區於銖兩汲汲於毫末俵焉如備者則其所養可知已鄉先生宋君經自垂髫識於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已而北歸紛拂而不救窘散而不支厄迂顛躓而不振殆一紀焉戊申秋復一拜于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不少變焉由此觀之先生之所養亦可知已於其還也而為之序以識先

生之養與余觀變之所得云

送王之才南遊序

君子之動無苟焉爾矣動為一身則有一身之義也動為一家則有一家之義也動為天下則有天下之義也內焉而有所定外焉而有所止動而必中中而必可法於時人召於來世而必無所苟也如是可動矣故伊尹一動而成殷太公一動而興周子房一動而起漢孔明一動而王蜀不然則食蔬而衣敝處僻而居陋安時而守順存心而養性不動而可也彼躍馬揮鞭橫金匝玉被貂厭毳不避燥濕寒暑弊弊焉跌蕩唐突於浩浩之塗者謂之為身動也

則心溺而形梏奔蕩蹶趨不能固筋骸之束矣謂之爲家
動也則尊卑倒置疏戚逆處父子無以親夫婦無以別長
幼無以序矣謂之爲天下動也則治亂安危之道戡定寧
一之理彼惡足以知之不過夫苟富貴役趨走奔競夫勢
利之間耳是以日途中觀道佐未嘗不爲三嘆也友弟之
才積精蘊志儲秀厚靈靜而養之有日矣而未見夫動也
諺有之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今膏車
秣馬將有所動也果爲一身歟爲一家歟而爲天下歟必
一夫此以正大之學著高明之業振起衰俗使天下知余
後學之有人矣而不一夫趨走富貴奔競勢利也余方恬

處靜以自存吾子其着鞭前路不失其馳而後有所慕者矣

囊括圖說序

人肖天地以生者也故有心中之天地有掌中之天地有
書中之天地蓋天地之理在人心而其文在指掌其象其
畫則在乎書是三者人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而俯仰之
間舉世而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可乎哉夫知天
之所以然則知日月星辰之所以然知地之所以然則知
山河草木之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舉世之漫
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者夫知其然者知其法也見
其象也形而下者也知其所以然者知其理也見其心也

形而上者也故邵子曰今之學者知曆法而不知曆理能
布算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其公也二人者知其法而不
知其理者也唯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故自三代而下
以理合數知所以然者楊子雲一人而已子雲而下以理
制形知所以然張平子一人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宜乎
無有能知者之人也而知之是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當
知者也嗚呼仰而觀俯而察天地自若豈難知哉顧第弗
學爾少陵杜君叔通博綜問學精于曆數有太史公家傳
之秘懼學者之以為難知而弗學也欲人之即法而知理
也於是分裂天地運行日月森羅星辰鳩為一書曰天地

恬囊圖說使人開卷即悟灼然心見上章闡茂之冬與經
會于保下命題其端經方憤憤罔無聞知俯仰之間漫不
加省敢妄為滋蔓乎雖然契義之重有不克讓者故疣贅
而書之十月一日既生魄陵川郝經題

送柴梓材序

歲庚戌冬十有二月柴君梓材來先余於王內翰座識其
兄賢之而交未定也及梓材來氣爽而色潤容裕而禮下
與之年年甚富與之語語甚和而節也乃嘆曰不有其中
外其如是乎是必縉紳先生淵源之涵育賢父兄朝夕之
訓誨不移于流俗而有守于中者也將告歸為之言曰今

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人而有變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氣其形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今而有變也哉學校之不興流俗之所移流而不反仆而不振潰亂而不救顛覆而不支疾日彌留無有爲藥而起之者卒至於元氣死而人道喪也雖然苟不顧流俗挺然特立誦書以益其智寡欲以全其仁力行以振其勇明王興而道行矣則可以革弊俗去弊政苴漏補罅張皇仁義致君乎三五躋民于壽樂拔鴻譽於無窮建碩業於不朽明王不興而道不行也則耕於荒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抱明月而長歌吸孤風而高蹈亦可以養天倪而樂天命豈流

俗之足移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若是是無文王而興者也貞豪傑之士也嗚呼彼徇流俗合汙世黃金橫帶馳騫于天下者自以爲豪傑也由是觀之果真豪傑也哉今昆仲旣志于道卓然樹立終不爲流俗所移則古之豪傑之士何遠之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道士申正之序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用宛轉旁薄豐蕩曼羨囊括六合之外充塞六合之內明白輝光引而上也則爲日星魏業峻極而萃下也則爲山嶽溶而流則江河鬱而

茂則草木翼焉飛雲蹄焉走陸則鳥獸也皆是氣之用也
其在於人則精淑純備溥博淵深剛而不撓大而不局挺
特而不流卓犖而不倚紐而不睽結而不離宜夫養之而
不害振之而不挫擴而充之而不弊濶而疏之而不滯以
盡其用也而乃冒沒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狹其
大而自小削其剛而自弱我大冠檐大裾駢風雲偶月露
執筆綴辭而已未聞有以剛大之氣正大之學振末俗而
障頽波者一有長材偉人出於其間則蝟起而疾視譁而
攻之默而穿之必使之顛踣壞亂而后已悲夫剛大挺特
之氣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之所以不明士氣之所以昧

沒而不振也辛亥春鄉叔申君正之馳駟至自燕余見其
羽衣雲集環列拱捧擘乎其光鬱乎其氣退而嘆曰盛矣
哉是其所以主盟其道而大行於世歟能全其氣而用之
者也衆一而氣集氣集而用大故離者可合而弱者可彊
是以犯霜雪歷夷險而不沮振聲名宏教化而不侈去琳
宮度沙磧吟笑自若御使車奉王命恬然自得宜其光事
三師卓然樹立而不私屹若扶持而不墜也嗚呼彼方自
振如此吾徒自弊如此可若何正月六日陵川郝經序

儒行序

世之所謂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師以之垂訓學者以之爲

務有司以之進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輝而儒之
爲儒不復古矣蓋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本也務
其本而末自從有諸內則必形諸外韓子所謂根之茂者
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則謂之
儒者可工於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行如之何秦君道
隆志乎古者也欲學之知所先務乃取儒行一篇并其傳
注鈹木而版行之庶幾天下不獨以文章爲儒以德行者
爲儒也人之去浮華植本根革澆訛尚忠信雍雍皞皞復
古之治其張本於茲乎歲辛亥夏五月甲戌陵川郝經序

刪注刑統賦序

宋真尚書德秀云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
魏右經嘗以是爲不刊之論蓋金有天下席遼宋之盛用
夏變夷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內修立國安彊
徙都定鼎至大定間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
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禮盛典於是具舉泰和中律書始
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從事國無弊政亦無冤民粲粲一
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廁其列也是時太
原李祐之精專新律試吏者皆出其門臺省寺監藩邸郡
國名卿能吏郁然炳然癸丑春其外孫劉君敬之出祐之
刪注刑統賦一篇精約博綜首尾原委有宗有趣酌人情

而歸之中不峭刻不慘激本之仁恕真蒞政之銓衡也熟
之復之然後知真尚書之言尤信國家今地過千金而民
物繁夥龍飛鳳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
謙讓未遑雖然必欲致治創法立制其先務也昔漢高帝
百戰之餘食未下噎而命蕭何造律令張蒼定章程韓信
申軍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著新書史臣以爲日不暇給
而規模宏遠今有漢氏之地而加廣有漢氏之民而加多
豈不爲金源氏拓跋氏之治乎創法立制此其時矣發源
張本必自是賦始敬之甚秀而文與余游者有年請題其
端余謂之曰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焉曰先師

以正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
敢忘其禮乎敬之其執此以往豈不爲李氏之介孫乎年
月日郝經序

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爲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
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
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羸荒闕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
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
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
四家而已而源遠未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

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襄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潤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泰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旣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

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于變變適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厯澤渥浸決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

詩作傳近出已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冀
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舛辨大小序之重複而
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其自
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
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
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
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
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率義會序

古者井天下之田制鄉飲之禮俾從居綦布守望相助患

難相救疾病相扶持起揖讓於閭閻生友義於里巷使之
睦嫻任恤豈弟和侃鏢其倔彊悖誕兇悍不訓之氣銷天
下之爭端而莫肯爲亂後世先王之禮廢而人道解散無
情義以維其心骨肉睽爲仇讎肝膽濶爲楚越於是戍卒
役徒黥髡盜賊敢爲亂首厲階而天下被其禍嗚呼聖人
制禮之義其於維世不亦深矣乎順天當燕趙之衝自昔
號多豪傑兵亂以來三十餘年生聚教育將復治平之舊
俊茂輩出徃徃露頭角以氣相許而合爲君子之朋一日
相率過余曰我輩十餘人欲以古井田鄉飲之義歲時群
聚凡吉凶賓嘉相侑而不相悖不尚華靡不爲驕奢義則

相勉而過則相告其有不如約者則會義而合攻是可行
乎余應之曰是相率而為義者其誰曰不可乃名之曰率
義會而為之叙其意文為之載其載書曰凡我同盟以義
相合毋以利睽過則面質毋退後言險阻艱厄共為引手
始終一心以崇大義各啓惻臆無或有慝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俾絀其祿無以遠到

心菴先生陰符經集解序

大庭軒轅降及叔世道書襍疊往往備言曲譎如數山石
如觀海波故大者至數十萬言小者亦不下數千言至于
陰符獨三百餘言而已於是歷為究竟意然後知至言必

簡聖人之意有所靳也夫道幾而已矣非幾無以見也天
地幾而已矣非幾無以用也故幾之所在不可周測通圓
而神惟妙是用潛於動靜之理發於翕闔之氣見於消長
之象伏於存亡之形造起萬變樞泄運化使天地萬物由
之而不窮而天下莫能知莫能窮遂為天下之至微陰符
一書聖人所以發其幾摠其微示人知而藏之密者也端
緒則見引而不發天地萬物之幾在我沉沉默默如執左
契如持權衡無往而不含無往而不中無往而不應無往
而不時其體則靜其用則無窮雖三百言而天下之理無
不備故言道術者得之則可以窮神知化握道之要言治

體者得之則可以致君堯舜隆平天下志士得之則可以
籠罩宇宙揮斥風雲處士得之則可以藏舟于壑遊世無
悶養生者得之則可以精神健羨騎氣御風數家得之則
可以竒耦變化逆知來物兵家得之則可以戡定禍亂從
橫無窮萃而合之則一言散而推之則萬變其支流餘裔
各底于成有不可勝言者嗚呼禍莫大於發人之幾聖人
立經陳極則發道之幾故其情深其文切其旨秘以斥其
辭約以要觸造物之忌訐造物之蘊不敢備言曲論聖人
之意其深矣乎是書之有傳注尚矣三代而下不啻數十
百家各據其所見而各著其所傳莫有爲貫而一之者丙辰

冬余外叔司馬可道來以心菴先生集註三十卷見示天
真皇人而下會義三十餘家未以己意爲之結斷汪洋炳
烺周悉備至上下數千載始爲完書且命經叙其意先是
常識先生於常山皇極道院而爲之記今其可辭於是推
本論著而書其端先生姓趙氏名素字才卿嘗被徵賜號
虛白處士云丁巳元日陵川郝經序

送張漢臣序

丁巳夏四月不雨枯風吹塵赤野立塊穡人焦勞額地祈
穀子張子奉其母以行旣南轅陵川郝經告之曰之時也
之士也行安用也擢禮闈之桂探驪龍之珠振書閭闔塊

岸炳煨吾子之事也從史義列紆餘籌策撼搖王公大人
巍巍以樹立吾子之材也擴充王澤兼善致治旱火不光
而雨天下吾子之志也是三者吾子之所固有而所素志
也而乃問食求田下元龍之樓而其心許汜與夫初心不
既背矣乎張子曰噫吾以子謂知己而莫吾知也孔席不
暖墨突不黔而懷土者小人之事也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龍地行使止尼固非我之得專也紆朱紫步巖卿身
名俱榮焜耀一世非吾所惡也負耒耜溷塵梗窮巷東臂
蓬累而行非吾所欲也氣數使然固非我之得專也在我
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可行矣雖無是

行其無是行乎不行矣雖有是行其有是行乎故拔樹接
淅微服絕糧聖人所不免矧其下乎經聞其言以爲向者
知張子之淺而見其面乃今知張子之深而見其心也若
張子者可謂速于行而以理自適焉者也於是書其言以
贊其行

郊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述擬

先人初命經為決科文述擬宏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代
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後世
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駢驪之
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為四六謂之官樣或為高古以
則先漢依放盤詰則以為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
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彊勉
為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弗可改已然而點
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

饒情如封教惟如東坡工如彥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為要
之典雅古瞻情實感激得體而已故自東漢終于李唐為
詔敕制冊檄書露布等述其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為古文
不復記錄近在儀真館與書狀官苟宗道論次詩文雜著
哀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別為類云

漢淮陽王檄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玄即皇帝位
光武大破尋邑于昆陽遣將破武關檄喻天下
使共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漢德休明

天命未改豈容僭偽又肆叨竊俾我高廟神靈無所馮依
億兆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失職坐
視夷滅是用獎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讎討賊今
月某日類于上帝通告山川群神即皇帝位于涓水之上
逆賊王莽椒房餘孽飾詐構偽寅緣為姦適漢統之三絕
乘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谿壑深固謙遜卑讓象恭滔天
遂弑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德周公號曰安漢其實篡漢
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謀即真卒盜有我有漢
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寧
弗令擾弊民物鋪張妄意潤色虛文自以為新於是黜奪

我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俾為齊民至于金刀錢文亦不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不血食聿至于今奮其威詐逞其暴矣窮兇極惡過於桀紂乃自以為黃虞復出志欲盈溢高視濶步鄙隘漢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囂然猶未足厭今幾二十年矣故家遺民無不歌謳思漢矧我宗室之人哉惟我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于湯武孝惠文景武宣文治幾于三代鴻恩厯惠暢浹穹壤膏于肌膚藏于骨髓哀平短祚惡不及民豈令姦偽異姓遂盜有之乎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秦政楚羽皆為我漢驅除莽又萬一弗逮馮藉外戚恣偽矯誣豈令遂繼皇帝璽稱說天命

乎且外戚呂霍上官裨我漢道皆伏其辜豈獨釋莽使遂代漢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立賜取宛又敗嚴元陳茂下昆陽定陵鄧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徇潁川諸郡徧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羣龍奮迅大人虎變風蜚雷厲星馳電邁火德炎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民宜各率先其雪讎耻誅莽釁杜訊清郊廟復爵土為侯王一如漢制如或尚為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呂蒙取荊州襲殺關羽稱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諸軍伐

吳移檄喻權

年月日尚書令某諭孫權及江東將校部曲父老士庶先王之典負固不服則侵賊賢害民則伐矧于僭竊位號蔑寡王室屠害方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致天罰申明逆順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黨逆之罪大逆而無黨則為惡者孤寔繁有徒則為惡者衆故先王重治賊黨春秋必誅同惡所以湯伐韋顧而夏桀喪齊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虜魏豹以禽項羽光武皇帝平隗囂而滅公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國家遭陽九之厄當四百之運漢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羣盜撐裂宇縣曹操父子闕關神

監陛下以帝胄皇孫誕膺天命龍蟠幽朔蠖屈漢南郁神武應運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佑賊用武無所顧惟孫氏有功漢室破虜則汎清河洛討逆則盪定江東昇之孫權使誅賊操誰知托國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權遽欲迎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遂大破操于赤壁堅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為漢兵權遂不復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功讓能割吳越以封權奄荆益而復漢操不敢取遂昇之不孺子童昏夫豈我敵方為犄角一舉盪平紀漢配天不失舊物權乃謀為僭竊肆姦克志谿壑之無厭罪丘山而

不大願欲如熊繹之陵中國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將軍督荊州關羽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爲漢虓虎之將報效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分權江表置關羽荆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滅操討賊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羽已滅振許洛攝服河南權祗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怵陰謀襲殺關羽盜有襄漢奉賊稱臣反爲掣肘之仇與作輔車之勢則權復一操漢賊不在不在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面稱孤忘父兄之忠義陷臣民爲逆虜屈江湖之中經營子孫之計一操未已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我漢所以必先誅權而

後圖至今陛下舉梁益之衆連交廣之師水陸東下順流揚麾星飛電邁哭羽荆楚尸權秣陵恢張討賊之威益大復讎之義爾皆世服于我有漢乃二祖之遺民寬仁之所覆育恩澤之所涵浸願豈迷復覩面事賊舍衣冠禮樂而斷髮文身以徇蠻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吳楚之王世爲僭偽擯斥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踉卒致禽滅故三苗逆命終于投竄夫差爭長自剄幕下老劓驕恣利刃堪肖苟不以道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猾自視與項籍王莽子陽輩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則天祐我漢高廟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衆爲權註誤俾爲匪民

乃祖乃父世篤忠真一時脅從必未丕變陛下總于問罪
宜去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偽孽還于舊都大
者王小者侯各如賞典如欲與權併命甘為蠻夷逆虜者
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丞相亮諭偽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
至郿屯于五丈原檄喻魏丕朝告以討賊

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叡
中表族屬蓋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賢禹

湯與子苟無桀紂之惡勦絕基命族屬之微斷祀嗣續則
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或間其僥倖必干先王之誅昔后
羿篡于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起而殺羿王莽中絕我漢
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有夏皇漢之德天
枝帝胃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而有仁如徐偃賢
如齊桓疆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况悖滯匪彛豈能盜有
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義也自周室陵夷秦人
吞并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其煩阻
置之夷坦受天明命開大漢萬世無疆之統孝文皇帝繼
體守文增脩德政恭儉愛養滋息涵育刑清政簡開大漢

萬世無疆之德孝武皇帝南勦勁越北討疆胡東置朝鮮
西定西域表章六經制禮作樂開大漢萬世無疆之業光
武皇帝剷除祚穢子惠謳吟恢復境宇懋建社稷投戈講
藝息馬論道開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基圖鞏固
神州中嶽不拔之宗也曆世數十載祀數百本支繁衍九
州四海盡爲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微第宦戚專朝隳
敗王度非有桀紂自絕之惡也故天命復集于我先皇帝
暨皇帝陛下國賊曹操螟蛉假姓贅闕遺孽自其祖父騰
與左瑄徐璜瀆紊朝憲父嵩馮藉翫據台鼎弱味漢道傾
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剽狡無賴清議不齒國家之材授

以偏裨穿窬闖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脩郊廟倒持太
阿放虎自衛操乃輒行劫遷重爲囚執逞其梟獍之心肆
其豺狼之志握皇樞而賊威柄挾天子以令諸侯祇將篡
竊爲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植根抵于山
東置巢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狼刑戮以立威絀母后而帝
不敢詰殺皇子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剪刈人望族九江
太守邊讓殺將作大匠孔融及議郎趙彥榜掠太尉楊彪
殺彪子脩至於荀彧許攸崔琰毛玠皆中朝茂異衣冠領
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天子之昆百寮之師少有牴牾即
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秘如鬼蜮曾繳通寰宇機弄盈道

路自昔人臣不道貪婪昏鄙狼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者也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語宗盟則近於屬籍為尊以仁厚之資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收攬豪傑從吏義烈扶獎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所流寓漢南丞相以伊呂之志為顏孟之學才兼管仲知若子躬躬耕隴畝不應辟召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奮然而起為漢討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挫其兇鋒折其毒尾於是不敢遂取既為漢賊又為漢臣孤媚梟伏謂天可欺逮其將死分香析履不及禪代生平姦偽至此盡露逆不嗣立公為篡竊父以趙高為桓文子以浞婁為舜禹厭然

白若居之不疑拘執漢帝降削位號大統幾絕先皇帝遂跨有荆益立漢社稷期於攘除不幸殂落謂丞相才十倍於丕昇以討賊之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先盡內治次乃外攘曹丕遽死逆敵復立乃逞童心窮奢極侈至使公卿百官負土版築竭我漢民膏血以奉偽妄土木丞相痛心疾首拜表出師義旗一指關輔響應遂營五丈雜耕渭濱非不能將五諸侯縞衣問罪直入彭城付信一面轉戰出奇以舉燕趙但以一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皆漢庭公卿之子孫畎畝細民皆漢家風俗之涵養固未忘于祖宗豈遂違

其君父是以不忍蹠血以自相殘按兵觀釁用敦文告故
夫曹氏非有高皇帝寬仁之統也孝文皇帝恭儉之德也
孝武皇帝盛大之業也光武皇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僞
定篡竊之賊耳雖據中原漢有與主威虐逼窄又有孫氏
則其篡竊又不若莽之強也祖孫一再傳以僞承僞刻薄
寡恩禁錮骨肉勢成孤立彼司馬懿者又一操耳其能久
乎與其託於新造危亡之僭偽覩面同賊曷若臣事二十
六葉之大漢天子歸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
義昭昭然無疑矣且昔誅滅祿產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
也盪逐尋邑鬻食新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然

膺者王允之謀也矧今漢世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
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讎討賊哉丞相肅將天威所
嚮克捷宜共合勢摧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聲掃僞庭之妖
孽奉迎鑾軫還于都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于高廟論
功行賞在茲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為元帥大舉伐陳獲陳
叔寶露布以聞

臣聞伐罪赦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為義兵所以用五
材而正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黃帝戰于涿鹿垂衣裳以

無爲大禹征于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據河山
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與覆昏接溺爲之推亡固存紛爭
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我國家天開至聖運啓昌期建
皇極于中朝篡天王之正朔復見唐虞之盛揖遜而興乃
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粵惟吳楚寔古荆揚詩人刺爲蠻
夷春秋貶其僭僞逮孫權三分以自立暨司馬六代以相
傳兢尋干戈月一易主殘并骨肉歲幾絨君血淮海之橫
波魚鰕盡赤汚江湖之際地草木皆腥莽卓桀驚于門庭
曹馬喧呼于傳舍至陳叔寶尤極恇淫頸瘡猶帶夫藥刀
狎客已行其酒令雜選女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餘曳

綺縠者千數肆爲瀆侮無復君臣歌玉樹之新聲斷金陵
之王氣珠壁飾臨春之閣光耀半天沈擅構結綺之臺香
闌數里祠宗廟則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後是崇蔑天弗
畏趙高視事於武帳妲己畫可于寶牀以江總爲臯夔任
孔範爲伊呂國益告病民不聊生踈斥忠良賊虐諫輔不
止二十罪殆逾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
恤聽淫言而弗悟卻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
飛渡比敗周齊有大福皆使不還方幅員共致於雍熙乃
東南獨阻於聲教爰示禮意反致辱書釁乃自生罪底不
赦授臣以越致天之誅總統百萬師徒節制八十總管過

庭而奉承笑略馮牙而昭告神祇布宣雷霆之威將率熊
羆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桀紂之淫昏東西連衡首尾並
進視風濤如平步卷江山而順流舳艫隱天旌甲耀日忽
龍驤之電邁謂楊素為江神質若弼出廣陵韓擒虎濟采
石甫航一葦即走萬艘乘大霧而縛醉人當元日而驚睡
主正月某日若弼自北擒虎自南會于秦淮以取建業前
徒倒戈於朱雀後庭指莽於漸臺禽虎自南掖門入宮若
弼自北掖門登殿陳叔寶啼泣掩袂猶然詩酒興濃倉皇
竄身乃謂衣冠道盡落臺城之翡翠墮辱井之胭脂不啣
壁而出降欲下石而始應授繩引之叔寶與張麗華孔貴

嬪同東而上丙戌臣斬張麗華施文慶沈容卿等以謝三
吳執陳叔寶及偽王公百司擁衛赴闕下婦數十世之偽
朝盡為王士合三百年之異域皆貫諸華荆舒為中國之
人江漢被文王之化此皆皇帝陛下允文允武聖謨洋洋
乃聖乃神帝德蕩蕩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仇師不踰時
役不更舉會三光五嶽之氣安九州四海之人宋齊梁陳
以來始復混一夏殷周漢之際今乃此隆臣無任慶快之
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門下朕嗣守丕基獲承休緒厲宮闈之變故致遐邇之震

驚庸釋群疑肆行大賚敷于心腹告爾神人昔虐政之毒
流致皇靈之壅底朕從太上皇帝糾倡義舉獎率宗盟稱
無辜而顛天爲有衆以請命下河東之甲孤隋自斃于維
揚翔霸上之師僞政行平於伊洛化家爲國代雷以寬遂
統承于先王乃撫治于方夏維爾萬姓甫出陪危肆予一
人退守藩服執臣子之節推尊榮于父兄持恭遜之心全
始終于孝悌孰意天未厭亂時弗底寧締構姦兒蘊陰讎
敵變起蕭牆之內禍生骨肉之間力百戰以方成分忿一舉
而自棄社稷大計湏行管蔡之誅宗廟再安遽有唐虞之
禪讓焉弗允退亦無從仰順宸慈肆登大寶處兆人之上

處可無及天下之思得四海之歡庶幾盡天下之養可大
赦天下云云於戲遭家不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能豈堪
乎授受施大易雷雨之澤始潤瘡痍負春秋肆眚之譏重
增祇慄無稔怙終之惡遂生僥倖之心各去舊污共成新
化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十月

癸未敕班師

制曰止戈爲武佳兵不祥爰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用
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忘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朕自

削平四海奄有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而惟期
于治祇務脩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裔夷高句麗遠負海
隅自謂日影怙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謂墮三往而
竟亡夫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靈公肆馮陵格文祖而苗
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禪姑示涵容乃拒璽
書愈失藩禮至蓋蘇文弑君以逞以莫離支專國而驕連
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搖我疆場竦動我諸華命將致討而
弗悛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彼惡敢當傾滄海
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浪走絕島弃城而空濶無人兵
刃莫支其鋒將士咸賈其勇蠢茲小虜敢怒大邦不足辱

於王師姑增修於德政諸軍可即日發還嗚呼聖有謨訓
鬼方反憊于殷宗悔其可追輪臺漫勞于漢帝勝之不武
祇以為勤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遠大臣之
強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咸使
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謚曰文貞給羽葆鼓

吹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為朕帷幄之佐
強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垂拱以仰成遽彌留而不起宜崇

優數用卹忠勤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太傅鄭國公魏徵中誠積真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粹精不二三以釋君篤忠貞而事主耻朕不及堯舜作佐時之臯陶致朕必如成康爲制禮之姬旦每進藥石輒中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即至爰自言職遂踐台司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之遽天下慙遺忽廟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歛忍視大遠追登平土之司以爲下泉之賜庶幾英爽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十人共期予治亡正身之一鑑誰弼于遠中流而虞風波未濟而失舟楫興言不已涕泗徒零可特贈司空云

宋璟右丞相制

玄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爲尚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資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廷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乃眷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黃門監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弘毅而明靜肅而勇堅如鐵石凜若冰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以直盡心強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之風采夷險一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予袁安匪中庸之胡廣佑我先后相予冲人旣撥亂以有爲以中興而自任革去神龍之弊追

還貞觀之隆厚風俗而振紀綱肅典憲而抑僥倖格天大略非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萬代之長策抗章而去成功弗位若宜正于中台復登庸于右弼燮和四海表正百寮於戲股肱之寄久已倚毗體貌之餘敢忘尊禮方詢咨於黃髮以允慰于蒼生懋建大猷圖惟極治茲朕無斁時乃之休可特授右丞相云云

贈張巡楊大都督制

至德二載冬十月睢陽陷巡遠死之十二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贈巡遠等官

勅執干戈以衛社稷焉得勿殤聞鼓鼙則思將臣况於死節挺英靈而不散凜冽氣以如生重為褒崇庶慰精爽故御史大夫河南節度副使張巡慷慨立志突兀效忠開誠心而待人委軀命以徇義苟不以道甘餓西山胡能詭隨歆蹈東海屬逆胡之荏惡熾兇焰以燎天縱史興師倉皇討賊聲淚俱發而誓衆邀截不暇以乘城戰百合而氣益振馘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窮屹承天之不周歸中流之砥柱牽制醜虜絆一孤墉遮蔽江淮全半天下走令狐而矢盡眇子竒而事危罵賊而嚼齒空齧乏食而殺妾饗士接絕乃陷不復求生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國而奚憾得其所則為榮嗚呼大節嶮天古實罕見精忠

貫日今孰可俾寔祖宗之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
賊不足平無爵以稱人何以勸巡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
守許遠功與巡同可特贈荊州大都督其將南霽雲義烈
尤著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訪求其子孫各加官爵皆立
廟睢陽歲時致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

制曰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服
之始惟垂拱而仰成茲既太公之在朝尚何傳說之求野
宜進異號以崇元勳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陽王郭

子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具全沈雄而略
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嘗甲武科屬孽胡之
憑陵致中原之板蕩舉燕趙而擣巢窟復雍豫而清京都
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事益殷而謀益
深乃師中之丈人寔天下之大老方叔克壯佐周室之中
興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虜壓之以誠孤軍逐
戎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之罕儔羽翼四朝用
舍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年之安危雖位中台又
疏王爵琢金石而詐宥十世逮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
勞名未稱德宜俾兼于元宰仍錫號為父師於戲富貴著

社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道范蠡泛舟而去豈曰見幾子
房辟穀為辭亦未盡善豈如今日之繾綣而無曩時之猜
嫌極其尊榮永俾稱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冢宰
賜號尚父

云云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為百世之師天不憖遺孰謂九原可作
梁木壞而復將安放衮衣斂而庶以為榮故吏部侍郎韓
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于一間大儒兼綜于四
科傳仲尼心若顏淵曾參之親爰述孟軻志謂荀况揚雄

為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奧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
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疑若而自振力
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說而立名教巍
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置
之朝庭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
月而清輦轂萬刃注視片言而折兇鋒以有用之才明佐
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
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卒弃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
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今甫中壽遽即大還為邦竟無百
年致治豈能三代爰申遺恨進長命儀曹庶幾幽冥之中不

志制作之意咨爾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云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戶卒懿宗咸通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祇適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當饋而屢歎眷惟會昌之政實賴社稷之臣厥德不回運乃逢于千載於今為庶道終否于九原盡焉傷心何以為訓故太尉同平章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貶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弘毅軼世挺特邁倫廓達而無町畦明辨而有風采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衮衮可喜以興起斯

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為入掌絲綸則高文大冊動觀聽出為牧伯則深謀遠略服荒遐遂踐台司獨專大柄信任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又甚高宗之傳說當國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削平藩鎮風俗頓還三代罷絀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幸得大有為之佐至先朝遽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沉海島之中淪弃煙瘴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寃天亦致傷朕胡能忍嗚呼豈意姦邪之黨復見于今乃令忠直之賢啣恨而死不為昭雪以謝衣冠永使沉冥終負義烈可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依禮改葬主者施行

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僖宗中和三年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為京城東
東面行營都統破黃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聞兵以禁暴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聖
人所以運神武故草竊姦究之構亂非芟夷蘊崇而莫寧
惡不去則善何以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舉霜露既墜乃成
亭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明之位我國家基圖鞏固德
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玄宗致唐治而
有成康植茲鴻休吳我列聖陛下誕膺明命紹復先王憲
章以承天心厲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平天子德本好生

三百年有道邦家仁而不殺孰謂亂生于治遂令安底于
危逆賊黃巢器寔顛膚資乃樂禍會稜氛以為氣包蛇虺
以為心初為偷劫之謀豈有帝王之意乘仙芝之鼠竊聚
亡命以蝟興始則距躍于河南終乃翻騰于嶺外蜂蜚吳
楚蟻結江淮高駢玩寇而不追王鐸畏寇而不戰或嬰城
而固守或擁兵以窺窬遂鼓姦兇恣行亂略鳩張而無所
忌憚豕突而莫敢誰何郡國以之丘墟京師因而覆沒謂
已有命乃啓異謀奸踰王缺稱建偽號諸陵乏祀可勝杯
土之悲萬乘蒙塵莫雪終天之痛雖人神之共怒而禍亂
則方殷猘猶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臣克用繆膺

陔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十九
旌節遠在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先事
入衛曲突徙薪固當投袂即行焦頭爛額乃揮淚而為禡
遂歃血以成盟掃部內以興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嵐石
建旆夏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鴉兵
已至褫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買勇儲銳乃屯沙苑以告
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某日遂合臣重榮臣處存
等兵與巢及其將王璠林言趙璋尚讓大戰梁田師直為
壯大槩惟謔雷萬鼓而一抱震三川而皆沸馬逸不止而
橫鶩衆怒激洩而長驅激土雨以奮威彗霜鋒而合勢營
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奔積屍橫空三十里僵齒不斷雖

已奪氣尚矍游蒐龍不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搃
於藍田彼猶金中之魚乃作杭上之肉四月某日進臨京
雉直繫謂橋我七戰而七禽彼一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勢
破竹以無前逐北而攻快建瓴而孰禦越某日入自光泰
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聲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輪擁
盾柵巷而排墻我乃投刃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內及于
西內自外城入于子城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僞官裂冠裳
而請命萬騎一蹙百道并攻賊窘相擊人自為戰蕩蜚血
於魅穴薄死骨於豨丘蹂賊於望春宮庭蹴賊於昇陽殿
闔賊乃大潰崩於鉅鹿之沙彼惡敢當碎甚長平之瓦首

尾俱斷羽翼皆殘鳥駭而衝獸窮則躩叱魯陽之日闕又
踰時見鄢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遁逃其
衆已燔雖貸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臣竊念
此兇渠禍踰往昔熾甚樊崇張角慘於朱泚祿山幾頓我
皇綱敢窺吾神器蓋皇天所以由警言于陛下使陛下以之
寅畏于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啓一日中興之運臣今肅
清禁署洒掃神京宸極巍巍罷孤鳴而梟噪雄都業業復
虎踞以龍蟠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謀之士
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之材亦承鈇鉞元兇遂殄菲劣何
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侔日月蘊英圖于彀內隲

大造于區中以撥亂之才施政平之略委任不僭授受是
宜兆人所以傾心諸將爲之宣力日出而羣陰伏盜竊發
以何爲聖作而萬國寧兵一試而即已橐弓却馬擊黎庶
于雍熙端委垂衣躋瘡痍於仁壽延我唐祚過彼周期臣
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諸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王
克用共討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僞梁臣
僚蓋聞田橫列國之壯士耻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縫掖

之書生聞帝秦而歎蹈東海蓋義烈著于平昔而死生爲
之不踰昭昭在天矯矯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肆微君弱
國賴之以存與惟皇唐奄有四海踰二十帝幾三百年雖
紀綱寢以陵夷而德澤尚爲龐厚鼎未可以問其輕重曆
惡得而窺其短長故朱泚祿山肆其姦兇而隨以殄滅黃
巢尚讓張其盜竊而繼即誅夷緬惟人心灼見天意僞梁
朱全忠資尤兇悍內寔姦椎初以碭山之一夫亡入寇胸
之羣盜負跳踉之劇氣稱庸狡之謏材遂覆京師以毒海
內知賊必敗乃謀自歸歛羽戢毛以待風颺之會瞑目弭
耳長懷蛇虺之心國家推寬大之恩致懷柔之道賜之旄

節適爲養惡之謀分以土田祗祚資賊之計既蒙優渥乃
寢騫騰伐叛捕亡收貳以爲己邑屬兵秣馬假義而逞異
圖遂踐台司益封王爵闕閹日切意望彌深乃納交於朝
權叨求天寵又激怒于鄰壤締起兵端遂連十萬之師并
有四鎮之地國賊崔胤知賊焰之方熾基王室之甚微賣
鼎命以外交持天權而內劫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違中
潛犄角之機遙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臨邇遐胤以爲
宦官天子之腹心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輔翼
非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乃效董卓之尤興晉陽之甲京
師因而覆沒乘輿以之播遷進逼鳳翔乃紀行在矢及君

屋血濺御衣兇鋒肆以無前毒尾搖而益怒侯景渡江而
指闕梁帝倉皇晉師遷墓以成圖曹人兇懼乃抄餽餉而
遏樵蘇天子併日而食後宮析骸以饜主父親探於崔毅
楚王安復得乎熊蹯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能岐託終入
梁亡全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龍顏而効順極孤媚
以欺人急於攘竊之私乃定劫遷之計挈萬乘而不置挾
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賊虐宰輔惡其名士投畀濁流文
物爲之一空衣冠爲之掃地乃蜚血干禁禦而薄肉于宮
闈天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稷已非唐有左右罔匪梁
人雖李氏之天王實朱家之日月其行禪讓莫免誅夷懼

人望之不除竟椒蘭而行肆大肆殺戮恣爲矯誣尸成濟
而貸賈克釋羽父而討焉氏大器既以入手孽運遂乃應
天賊母后以示威立幼君而資篡卒移皇祚構建僞朝以
鄙沓之材蹈崇高之位恃已有命謂秦無人逞其梟獍之
心行夫狗彘之行報子婦而自肆淫臣家而不歸涉穢我
皇綱泄瀆吾神器如此不道自昔罕聞禍絕三綱罪踰九
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惟爾多方乃祖乃父世
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乃偷生而自
營不共討平有醜面目彼旣盡其東略必又肆其西封雖
敵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沙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

出漠北聲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黃流直抵白馬背引趙魏
橫約青齊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擣下
二川而旁馳蜀王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會荆襄
之師渡漢沔吳王則跨連淮海蟠巨東南屬三吳之鋒進
圍濠泗淬兩淮之銳直壓汴梁梟賊首而剖逆心祭先皇
帝掃寇穴而削偽號復唐乾坤立宜曰于宗周奉世祖而
歸漢其爲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忠首者王得其支
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荆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二

奏議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不
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摹治安
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牧圉遂筦軍國機務同諸
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
奏議乃爲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
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
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嚮所論奏皆爲無用從驛騎而

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
激于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
繫重甚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爲全其
終故不敢謹默復爲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
進昇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
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
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
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
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
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

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
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
并之以力則不可以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
可急急則徼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政取或五六
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
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攸十有餘年是以其
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
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
游氣驚寃度劉廟盪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
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

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
則銳以力則疆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
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網條上下井
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
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也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
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詰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
正天伐自東海至于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
自漢中至于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
入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矢是而不爲乃
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干危是已然

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
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
地之險易敵之疆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
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
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
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
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
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
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謀自臨洮
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
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
遐徼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齧其臍而
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
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
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邵
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繫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
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乘
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况於客主勢懸蘊
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

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
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
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彊弩之末不
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
而已兩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粹入于巖阻見之者
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
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大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
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偃兵
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

殿下之義盡而後盡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

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管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

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敷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主路以携其心函肆以疲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不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

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
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
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
是兵家所謂辟堅攻瑕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
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
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
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
命一軍出襄都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
掇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際不
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

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
出摧拉荆郢橫潰潭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
并成取荆山駕淮為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
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櫟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
南入于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
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而後
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
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
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
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

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度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徼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

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疆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後成遷延進退不可及爲敵人所

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往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蕩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聞其無入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

殿下之事區區瞽言妄爲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說已令身毒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說疫癘大作不能登山以爲今日速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議以觀縷前後陳說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

者而猶謂之亢龍德於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
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
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蠖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
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
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
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
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
德而位天位者也至於魏孝文雖不逮於文武高光遷都

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
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
次也彼馮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符堅
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
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夫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
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

大王殿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
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
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
王哉時乘六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

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節亟言不已未賜
開允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
師也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
矣蒙哥罕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
畀王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
于汝南既聞凶計即當遣使通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
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
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旣不宜
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
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

由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
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
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後戍遷延盤桓江渚
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
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
作恐欲遷不能彼旣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
國疵闢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露江西之兵盡集龍興
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公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
而進如遏截于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
門限鄂復之湖漻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

腹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
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汴流而
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
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
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旣渡
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
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
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
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

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抵一士人
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
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
不能遂行爾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
之師雖則必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興李
行省肱脾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
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
垂涎一有狡焉或啓戒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
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
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

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

大王殿下以祖宗爲念以社稷爲念以天下生靈爲念奮發乾剛不爲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雨露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女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

蒙哥罕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老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

貞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以退爲進以亡爲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扞牧圍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爲天命曆數在於

陛下至治可期於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經亦以負薪

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而
陛下應天飛龍

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專

聖旨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便宜新政畀仲謙
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淮入宋引
領北望顧瞻

魏闕每為自誦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於是作立政議雖
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
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
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

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
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
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
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
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莫不當然天
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
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
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
之倡率其群而修之瑄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
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

豐可以饜而飫爲噐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噐之所有而不見噐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哆然旣飫而足并其噐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也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噐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修完則小康大爲之修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弃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

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於君人之名

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耳爲慵懦者可爲憫笑也

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其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

益備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旣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懾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移刺楚材爲相定

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二
十五
稅賦立造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
舉推恩肆赦方有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
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宮闈違豫之際恣爲矯誣卒使楚
材憤悒以死旣而牽連黨與倚壘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
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
民顛顛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

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爲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旣而下令
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來民瘼汚吏
濫官黜責逮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
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煩擾又益劇甚而致

治之幾又失也今

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
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
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爲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
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
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
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
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
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
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

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
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
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
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
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
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
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
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
源之治亦可也恭惟
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

有志於爲治而爲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
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爲苟且一時之計奮揚
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
自踐祚以來下明昭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
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歛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
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顛顛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
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欣以進若不
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爲之姿據有爲之位乘有爲
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
陛下亦必愧怍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

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器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叅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以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况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

汙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縮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挈會比陰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羣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旣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越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宋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弃天天可弃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

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筮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莅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

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旣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

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

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爲獨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統俾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

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
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耻則分裂者一頓
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
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
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
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邈漫爲瞻臆太行山色黯然
凋瘵引領翹望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
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
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和者思得

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
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之至條例如左一大有爲
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以有爲而後可以無爲故
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誅管蔡而後致無爲垂衣
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
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
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內以寧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
大有爲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
知所嚮如因仍苟且爲人所先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

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武自勝故歷朝踈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旅嚴爲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於他日無虞京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况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君都燕之愈也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莅天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爲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爲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

一日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旣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

陛下親決雖聖明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旣立名分旣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倖罷當置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爲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懼死逃去必爲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旣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

陝川文集卷之三十一
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爲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爲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爲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爲急務如罷去此等好家門戶計補添軍民氣力爲益甚大十一總錢穀

以濟國用天下差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爲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米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爲黨與苛刻良民從橫爲害合明降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汚暴者重罪而黜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往往不能自堅鮮克有終必疑天衷奮乾剛群議不能移斷然必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

也十四擴克誠明以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來幾致于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覬諭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監國練達政事此盛事也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經上進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開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于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遏截旭烈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搖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

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爲備或有透漏則數
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
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
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爲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
東當置四總帥西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
南自唐鄧至陳穎置一帥京東自睢毫至宿泗置一帥
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
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
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爨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
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

進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之三十二



1. 卷 (1)

1. 卷 (1)

律

